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59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五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一

周頌

清廟

惟天之命

辟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 文選廿三歐陽堅石詩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毛詩維字三家皆作惟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喬樅謹案毛傳訓封爲大訓靡爲累白虎通誅伐篇引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以封靡爲大罪亦與毛傳大累義同攷曹植魏德論云慍彼蠻夏蠢爾弗恭措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邦荆人封靡交益影從封靡二字正用烈文詩語陳思王習韓詩者其讀封靡爲披靡之靡與毛魯訓義異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後漢書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咏以爲符驗（西南夷傳）辭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喬樅謹案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盧氏文弨云此括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發義王氏謂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沈氏之誤耳臧鏞堂云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緜初云詩以彼徂者爲句岐有夷之行爲句鄭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鄭亦與韓詩合非讀彼徂者岐爲句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昔者舜飯弇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

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盬領而女不以巧
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
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喬樅謹案麤衣而盬領趙懷玉校語云晏子春秋諫下篇古
者嘗有紩衣顧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句
領今此盬字疑當作盬音周盬有曲義又疑是盬字與戾同
竝與孿句義相同毛本外傳作監則更譌矣
我將
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補

喬樅謹案蔡邕獨斷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是三
家詩序皆與毛氏同韓詩說云云卽釋我將之詩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三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
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爲
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
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
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
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

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入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輩者以其輩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輩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輩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喬樅謹案以其輩服其道服字疑譌趙懷玉曰晉語云遇大車當道而覆此服字當作覆

時邁

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辭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

喬樅謹案文選七楊雄甘泉賦注及三十五張協七命注引韓詩振奮也作辭君章句又毛傳訓疊爲懼蓋以疊爲慴之假借辭君云疊應也義與毛異文選吳都賦鉦鼓疊山劉注云疊振疊也此疊字當亦訓應謂鉦鼓之聲山谷響應也左思語卽本韓詩訓義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吾爲子舞之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幷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喬樅謹案薄言振之舊謬作震非是今據後漢書注引辭君傳校正又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新序雜事一補入趙懷玉

校本云晏子曰徹去樽舊曰上衍對字今刪吾爲子舞之舊本譌脫止作願舞今依新序改正晏子春秋同是欲試吾君臣舊脫臣字亦依兩書增之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三禮義宗

喬嶽謹案毛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蔡邕獨斷亦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韓詩蓋與毛魯說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形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智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

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悻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卽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八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執競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 釋文又北堂書鈔八十九

喬樅謹案執競毛公無訓箋云競强也能持强道者維有武

王也與韓詩義異馬瑞辰曰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慴懾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慴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慴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彊也說文倞彊也廣雅倞强也凡詩言執競無競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儆皆倞字之假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鐘鼓鍠鍠

曹植魏文帝誄鐘鼓鍠鍠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曹子建據韓詩故文與毛詩異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引詩並作鐘鼓鍠鍠是三家今文同毛詩喤字乃古文之假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三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五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

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眾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

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樅謹案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則此頌威儀反反文義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昄字之音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順習卽善貌也潛夫論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板蓋卽昄昄假借字趙懷玉外傳校本云是所以顯設之也至皆有等差共二十五字舊本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之又善生養人者本多譌作善養生者今亦依荀子文增改

思文

貽我嘉麰

韓詩曰貽我嘉麰辟君曰麰大麥也文選四十八班固典引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貽我釐牟文並與韓氏異王氏念孫曰韓詩貽我嘉麰嘉當爲喜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劉向傳作釐韓詩作喜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禱之爲祝釐也王說是也推其致誤之由緣後人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種語遂臆改韓詩嘉麰爲嘉麰耳馬瑞辰曰方言陳楚之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釐孳孿也雙孿二也釐孳亦作孷孖玉篇孷孖雙生也來牟一麥二糅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按箋以女今也

無此疆爾介

辟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文選魏都賦注

案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蓋從韓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介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胡承珙曰段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以介字訓大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汝之大殊不成文義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未必得傳意也箋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

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

耳胡說良是箋以經界釋經介字卽據韓義申毛也

臣工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三楚昭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詩用牲昭王曰止古者聖王之制祭不過望灘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喬樅謹案昭王舊皆作莊王此字之誤也昭王事見左氏哀公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不誤今據以改正古者聖王之制各本均脫制字通津艸堂本則脫去之字案當作聖王之制爲是今爲補之

噫嘻

東都賦注

帥時農夫播厥百穀

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辟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文選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辟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雍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與韓詩訓義亦同胡承珙曰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卽謂靈臺之白鳥群君曰西雍文王之雍也案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詩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雍也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韓詩曰射厭也（後漢書曹昭傳注）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

豐年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云秭數也毛詩釋萬億及秭云數億至萬曰秭則秭是大數之名韓詩云陳穀曰秭者陳穀猶言積穀也廣雅釋詁一秭積也正本韓詩訓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方言云嗇積也穡字從嗇取積之義頌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稷之多故云陳穀曰秭謂積穀入之數也

蒸畀祖妣以洽百禮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

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瘧跛眇厄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潧有多魚

辟君韓詩章句曰潧魚池也見釋文又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潧毛詩作潛爾雅槮謂之潧郭注曰作槮者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槮有多魚是也潛潧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潧索隱云潧亦作潛是其證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四終

滹陰吳宗寶
長沙王　賓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五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二

周頌

雝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三禮義宗又通典四十九又禮書七十一）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此條本無附著盧文弨曰案當在雝篇今從之據蔡邕獨斷云雍禘太祖之所歌也知三家詩說亦與毛敘同

載見

鞏革有鶡

韓詩內傳曰鶡鴒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大戴禮盧辯注十三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 廣韻十三末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

鴒兮鶡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鶡鴒也

喬樅謹案毛詩鞏革有鶡箋云鶡金飾貌釋文云本亦作鎗疑毛詩本作鎗字故箋訓爲金飾說文引詩又作瑲玉篇同蓋齊詩之異文韓詩以鶡爲鶡鴒謂鬱首飾爲鶡形爾雅鶡鴒麋鴒卽釋此詩鶡字然則魯詩文當與韓同

武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既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鮮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

案武上疑有脫字

喬樅謹案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鄭箋云耆老也釋文云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句云惡也馬瑞辰曰耆者底之假借故傳訓爲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即指此詩毛傳也書乃言底可績史記夏本紀作汝言致可績禹貢覃懷底績夏本紀作覃懷致功是其證也至韓詩耆惡也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李賢注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補

慘慘在疚

韓詩曰慘慘在疚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

案文選注引韓詩慘慘余在疚余衍文也玉海無余字

喬樅謹案毛詩嬛嬛在疚釋文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疚

說文嬛字注引詩嬛嬛在疚疚字注又引詩煢煢在疚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煢煢是齊詩文作嬛毛詩文作嬛皆與韓詩字異杕杜詩獨行睘睘釋文云睘本又作煢正月詩哀此惸獨釋文云惸本又作煢古从睘从營从旬之字皆以音近通用

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韓詩外傳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外傳八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輒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

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曰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東觀記明帝詔曰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 後漢書桓榮傳李賢注引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桓榮傳載太子報桓榮書曰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注引韓詩外傳孔子行見皋魚哭事爲證亦足爲明帝習韓詩之左驗也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弗毛詩作佛傳云大也箋云輔也與韓文異李巡平曰說文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萇讀佛爲弼曾釗曰凡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弼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弼其字皆从弗弗从大从弗言大矯之喬樅謂韓詩作弗說文云弗矯也矯亦輔弼之義又說文弼輔也重文作弼孟子法家拂士趙注云謂輔拂之士廣雅拂輔也管子四稱云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皆假拂爲弼字鄭君蓋用韓義

小毖

予其懲而

韓詩內傳曰懲苦也列子釋文下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語蓋用魯訓申毛韓詩以懲爲苦義亦與艾相近胡承珙曰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案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箋等因據以旁注馬瑞辰曰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懲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云愼彼在後恐更有患或卽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喬樅謂唐惟韓詩尚存鄭箋等所據殆本於韓詩敗

自求辛赦

韓詩曰赦事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辛赦作辛螫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韓詩訓赦爲事與鄭箋義異馬瑞辰曰按說文赦訓置不得訓事赦卽螫字省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螫爲赦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詁赦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赦可訓勞卽可訓事說文赦誡也一曰面地曰赦按面地卽春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辛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假借字也

翻飛惟鳶

群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 文選廿一 謝瞻 哭張子房詩注

喬樅謹案翻毛詩作拚箋云猶鷂之翻飛爲大鳥也卽用韓詩申毛

載芟

民民其麃

韓詩曰民民衆貌 釋文

喬樅謹案民民其麃毛詩作綿綿其麃傳云麃芸也正義引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王肅卽用韓義述毛民緜雙聲通用小雅綿蠻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驗已

良耜

百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北堂書鈔 二十七

以茷荼蓼

玉篇萼部薄拔田草也詩云以薄荼蓼或作茇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蘀籀文艸部云茇除田草也重文薄云同上出說文据籀文作蘀則知薄字乃毛氏古文作茇者三家今文也爾雅釋草注引詩云以茇蓀蓼正用三家今文

絲衣

戴弁頍頍

玉篇頁部詩云戴弁俅俅或作頍補

喬樅謹案玉篇人部俅下引詩云載弁俅俅箋云恭愼也頁部又引詩作戴作頍此亦兼採毛韓二家異文也俅又作絿見毛詩釋文

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三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

喬樅謹案來毛詩作徂又外傳文脫止存以小成大四字據說苑尊賢篇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今爲補之又爲士

之欲造見者句本作爲便人欲造見者攷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作士之今據改正下文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九字本皆脫去亦據文選注補入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甯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乎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避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

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般

於繹思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

韓詩外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尚書孔序正義補

喬樅謹案據白虎通封禪篇引般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爲周太平封泰山之證則知韓詩此傳當亦釋般詩爲周家封禪之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與今書正義引略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五終

湘陰吳宗寶長沙王寶校

韓詩遺說攷十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三

魯頌

駉

有騅有駱

韓詩曰騅白馬黑髦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騅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與爾雅云青驪驎騅合驎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深淺似魚鱗是也毛傳亦用爾雅爲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云騅白馬黑髦也攷爾雅云白馬黑鬣駱釋文引舍人同眾

家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騧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疑韓詩以黑鬣者爲騧朱鬣者爲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駁之譌段氏玉裁據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駁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正之

以車繹繹

辟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臧庸堂云辟君以此釋閟宮詩新廟繹繹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寢廟繹繹是繹繹即奕奕之異文文選他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順毛而改詩攷屬之載芟繹繹其達不得文選義喬樅謂臧說非是諸所引詩作寢廟繹繹皆據魯詩文文選西都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繹繹矣竊意辟君此語當是此篇以車繹繹之章句詩攷因載芟釋文云驛驛爾雅作繹繹謂韓詩亦同作繹故以辟君章句入載芟篇然釋文既引爾雅驛作繹若韓詩文同作繹繹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非彼詩章句可知又此篇以車繹繹釋文引崔本作驛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辟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文選廿二殷仲文南
喬樅謹案文選注所引辟君章句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
子之祛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祛祛之注廣雅釋詁二祛
去也正本韓詩毛傳云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袪
段氏玉裁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
作祛祛不誤胡承珙曰辟君以祛訓去謂駕車而去然與下
斯徂義複竊謂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
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彊健故毛以祛祛
爲彊健猶上傳云腹幹肥張也喬樅謂上章以車繹繹毛傳
訓爲善走此章祛祛辟君訓去當爲疾驅之貌下文斯馬斯
徂毛無傳箋云徂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

往古之道王肅之語當卽據韓詩爲說然則以祛訓去固不
嫌與徂義複矣至毛傳釋祛爲彊健此正用開張之義凡字
之从去者多有開張義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蒼云呿張口頻
伸也呂覽重言篇君呿而不唫高誘注呿開也莊子將爲胠
篋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爲胠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
云胠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祇注引李奇曰祛開
散也馬之善馳者必骨幹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
之貌與韓詩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
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

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睹焉而聞之使民心睹焉而知之其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

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皆脫去不知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不從句躬本譌作邪亦依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吾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

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
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
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
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
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
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
載笑匪怒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及蘇起曰先
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
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
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
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
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
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
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
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
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樂水之謂也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掘之假借爾雅釋詁掘治也某氏引此詩掘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奐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卽取賢斂才之義云醜眾者亦卽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鬈彼東南

韓詩曰鬈除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士喪禮四鬈去蹄注云今文鬈作剔是狄剔鬈古皆通用鄭君讀狄爲剔訓剔爲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即本之韓詩也

獷彼淮夷

韓詩曰獷覺寤之貌（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獷毛詩作憬傳云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慮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慮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耳慮字訓闊與毛傳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憬爲慮之假借字又說文憬覺悟也詩云憬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同韓是韓詩又以獷爲憬之假借也說文又云鬈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檢說文穬字無此訓穬彼之穬即獷字之譌作獷者當爲齊詩之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獷爲彊孟用齊詩音義所釋即本齊故也韓詩釋獷爲覺悟疑字本作慮慮或爲憬形與獷相似因而致誤耳

閟宮

閟宮有閈

玉篇人部詩曰閟宮有侐侐清淨也或作閟（補）

喬樅謹案毛詩閟宮有侐傳引孟仲子曰侐清淨也釋文不言毛詩或本作閟然則作閟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兼採毛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閟宮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閒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閟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稙穉菽麥

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說文云稙早穜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犀聲許於穉不言後種者穉從犀聲犀者遲也已具後種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爲凡幼穉者之稱稙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耆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 玉篇一

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諫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案此爲王駿引詩云云駿吉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 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馬

瑞辰曰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
者滕之假借說文滕水超涌也正與騰之訓乘同義正義云
震騰以川喻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
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
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
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韓詩外傳曰夫山萬人之所
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羣物而不
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與今本外傳文異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至也釋文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釋文引韓詩作荒若韓詩作荒則與毛
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此荒字有誤浦聲之疑韓詩作允浦說
是也毛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攷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
也鄭君訓荒爲奄奄猶掩也荒義訓蕪毛傳訓荒爲有蓋以
荒爲憮之假借爾雅釋詁憮有也郭璞引詩遂憮大東此據
舊注魯詩之文韓詩以允訓至者說文允水廣也廣有大義
至亦大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辟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

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又卷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

曹植承靈盤銘序奚詩魯頌

孔曼且碩

辟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辟注與毛傳訓同孔廣森曰韓說以是詩爲奚斯作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上終

湘陰吳宗寶長沙王賓校

韓詩遺說攷十八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四

商頌

韓詩辟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書曹褒傳注

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文選二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史記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馬遷用魯詩然則魯說與韓同矣

那

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 御覽八十三

案那詩爲祀成湯見毛詩序韓說蓋與毛同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群君曰九域九州也 文選三十五潘昌助冊魏公九錫文注

喬嶽謹案九域毛詩作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是有卽域之通假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此域有古通之驗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迫遑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皆作九域也馬瑞辰曰域與有一聲之轉故通用有之言固亦分別區域之義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卽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段氏玉裁注曰或旣從口從一矣又從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已從口爲圍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

大糔是承

韓詩曰大糔大祭也釋文糔黍稷也糔與餚同皆卽饎之異體說文饎酒食也或從卽作餚或從米作饎周禮餚人掌凡祭祀共盛鄭眾注云餚人主炊官也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簋實儀禮特牲饋食禮視饎爨於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饎古文饎作糔周禮作餚然則糔卽指齍盛而言謂黍稷稻粱之屬也馬瑞辰據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云有黍稷無稻粱大糔對中盛言則兼有稻粱詩疏謂祭之粢盛惟黍稷誤矣胡承珙曰韓詩以大糔爲大祭鄭君改序文祀爲祫當卽本韓詩其說是也禘禮大於時祭祫禮又大於禘周禮言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鄭注言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一齊據此而推之則齍盛所用當亦有多寡之等差詩於此篇特以大糔言之明其爲祫祭之大事故韓詩釋大糔爲大祭所供也賈公彥周禮疏云鄭總言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菽可盛以爲簋簋之實也賈義較孔爲精

長發

元王桓發

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又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今本外傳作率履誤此從詩攷引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韓詩外傳三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

韓詩曰發明也 釋文

喬樅謹案發毛詩作撥傳云撥治也文義並與韓異廣雅釋詁四發明也此用韓義論語述而不憤不發皇侃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爲明也又爲政亦足以發皇侃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爲有明義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韓詩外傳三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

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采韓詩外傳作至于湯躋此誤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注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鄭君禮注用齊詩讀湯齊之齊爲躋升訓日齊之齊爲齊莊是據齊詩故訓此詩正義引鄭君禮記注謂三家詩有讀爲躋者言三家所以別於毛氏非謂齊魯韓皆讀齊爲躋也說苑敬愼篇及雜言並引詩聖敬日躋與韓詩外傳同可知魯詩不以日齊訓爲齊莊矣文選閒居賦注引韓詩言湯聖敬之道上達于天此明訓日躋爲日升義與毛傳同外傳引詩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均以齊爲齊一之義雖與毛傳言至湯與天心齊義異要其字皆不作躋或據詩攷謂今本外傳作湯齊者誤此攷之不審耳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文選閒居賦注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愼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裎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
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喬樅謹案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本作所贄而師者十人今從
御覽四百七十四所引外傳文又時進善者二句本皆無者
字官朝舊譌作宮朝並依御覽所引增改又當此之時至則
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十一字本皆脫佚亦據御覽補之

又曰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
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
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
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
由志之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
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
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
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外傳八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
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
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又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眾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

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爲下國畧流

玉篇田部詩云下國畧流畧表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綴旒傳云綴表也旒章也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爲畧之假借鄭則讀綴如字與毛傳義殊攷鄭君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畧郵據齊詩之文與毛詩字異玉篇所載據韓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畧綴以音同通用郵旒流皆以聲近假借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又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留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韓詩外傳三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

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忘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拊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懵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

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

案發毛詩作旆今本韓詩外傳同此從詩攷訂正遏毛詩作曷今本外傳亦作曷元槧本作遏今從之

喬樅謹案觀敵之變動句本皆脫去此語今據荀子議兵篇補入發字卽墝之淆借說文土部坡治也一曰酋土謂之坡詩曰武王載坡玉篇土部引詩同又重文墝與坡同徐鍇云

一坡今詩作伐案伐卽茷字與今旆同六月篇白茷央央釋文云本又作旆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又小戎篇蒙厖有菀玉篇重文作戹云與厖同本亦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嘻篇駿發爾私篹云發伐也可證說文云酋土謂之坡正周禮所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說文所載坡字卽毛詩之古文玉篇所載壡字卽韓詩之異文今本外傳作旆則後人轉寫從毛改之耳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絕也 釋文

喬樅謹案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注云蘖髡斬之也髡斬卽斷絕之義毛傳云蘖餘也陳奐曰案餘讀爲杞夏餘之餘三蘖指韋顧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以蘖爲絕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敘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枿爾雅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枿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蘖枿一字也鄭箋說謂三蘖爲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詩正義述傳本鄭爲說恐非毛義

殷武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撻疾意也訓與韓異馬瑞辰曰按撻蓋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

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遽古文擾段玉裁曰从虍者言有威也則擾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恉矣釋文引韓詩以擾爲達據鄭風挑達爲行疾之貌達亦疾也則毛韓之訓字異而義同也

匆予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適爲數數猶責讓也蓋以適爲謫之通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準上疏曰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韓詩文異

松柏丸丸

韓詩曰松柏丸丸辟君曰取松與柏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丸丸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直者是丸丸本訓爲易直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辟君章句云云遂以取爲丸訓其義非是馬瑞辰曰按詩大雅皇矣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丸梴彫琢丸梴特節取詩辟君韓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摠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取也李善注誤矣

旅楹有閑

辟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旅陳也箋以旅楹爲眾楹義與毛異文選左思魏都賦旅楹閑列李善注引辟君章句以閑爲大貌案太沖語蓋兼取毛鄭之義列卽陳也旅謂眾也詩正義曰箋不解閑義梴爲楠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楠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據文選注引辟君云云則韓詩正訓閑爲大王肅述毛之義實本於韓詩也

寢成孔安

曹植文曰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汴宮之事蓋高宗億公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補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喬樅謹案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舊本無之後司君書

書之六字太平御覽六百三引有之新序雜事一載此節文亦與御覽同趙懷玉校本據以補入又廣韻五質引韓詩外傳作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君下無之字

又曰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喬樅謹案說苑臣道篇亦載此條而文不同趙懷玉校本云產薦也文有脫誤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方合韓詩外傳八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愼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剸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怊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又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

紲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
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韓詩外傳九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
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
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
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笑
由得遂其功哉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
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
簪吾是以悲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
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喬樅謹案怪之二字舊本脫去趙懷玉校本據文選陸士衡
連珠李善注引補太平御覽五十五引亦同又蓋不忘故也
二書所引並作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又曰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
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
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槀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
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
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
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
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
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

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喬樅謹案此與第七卷孔子遊於景山篇語意略相似趙懷玉校本云同有鄙之心句似有脫字願得之冠句疑亦有譌字

又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贏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又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

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揆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喬樅謹案以一國驕人句各本皆脫佚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入

又曰戴晉生儆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呼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夫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又曰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菑儉也由余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

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幷國十二
辟地千里

喬樅謹案由余漢書古今人表作繇余師古曰卽由余攷由
姓見於廣韻余其名也王繆當作王廖古今人表王廖列中
上第四等師古曰廖音聊文選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韓詩
外傳正作王廖宜据以改正韓子十過篇呂氏春秋不苟篇
史記秦本紀並作內史廖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又曰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議之曰出於室何爲者
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
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背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
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背之道哉

又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
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尙猶
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目如擘杏齒如
編貝

喬樅謹案苦少舊譌作若少又如量二字各本脫去據初學
記十九及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二引俱作如量而去苦少耳
趙懷玉校本依兩書引增改又以吾初學記引作以他又目
如擘杏上各本有傳曰二字疑衍文也

又曰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
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

耶徐言閭閭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揎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喬樅謹案噴噴趙懷玉校語云疑是嘖嘖之譌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農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喬樅謹案而況君乎又俯而泣舊本無兩而字又字據太平御覽百六十引有之又太公下舊脫丁公二字惟農事之恤句舊脫農字並依御覽補之

又曰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駿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又曰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友不友當暑衣

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又曰顔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又曰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亞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可不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又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

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眾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甯孫叔敖之力也

喬樅謹案挾彈丸在下北堂書鈔百三十四引作挾彈在榆下後有窟也書鈔引作後有掘株也又樂其士卒下疑有脫文

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 文選卷二十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胃者五穀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
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文選卷四十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文選卷二十九古詩十九首注
喬樅謹案代馬依北風句又見文選卷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引外傳
韓詩外傳曰文王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 太平御覽九百二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 文選卷五十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 文選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後漢書朱暉傳注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亡其璽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 文選卷四十謝眺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爲也 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四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浪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鼓鐘之音戰鬬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九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淸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後漢書崔駰傳注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

世有惡疾不娶弃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後漢書應奉傳注

韓詩外傳曰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韓詩外傳曰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蘆芻也太平御覽八百十八

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注

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後漢書翟酺傳注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文選卷三十七庾亮讓中書令表注

韓詩外傳曰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文選卷五十七潘岳馬汧督誄注

韓詩傳曰皮弁以征成二年公羊傳疏

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文選卷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韓詩曰說之以名文選卷二十一應璩百一詩注

韓詩曰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文選卷二十五盧諶答劉琨詩注

韓詩曰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佩玦也史記循吏傳索隱

韓詩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艾艸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

喬樅謹案御覽於此條上先引韓詩曰三之日于耜云云而

以又曰類引此節則此亦韓詩內傳文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下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七　南菁書院

毛詩鄭箋改字說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國風周南

關雎序哀窈窕箋哀葢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衷前儒竝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葢字之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滅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季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葢俱用鄭說

李善注文選詩序云哀當爲衷謂中心思念之也六臣本作衷翰曰衷念也喬樅謹案呂覽報更云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哀猶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是哀亦有愛而思念之義但鄭恐人不察而以爲有悲哀之意故易爲衷云葢字之誤者爲疑詞也又案箋云謂中心恕之釋文恕本作念李善文選注卽用鄭箋亦作中心思念之恕義與思念隔當從念字爲正

關雎首章君子好逑傳逑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喬樅謹案禮記緇衣引詩云君子好仇漢書匡衡傳引詩曰君子好仇衡治齊詩與翼奉蕭望之同師是所引爲齊詩矣爾雅釋詁仇匹也郭注引詩曰君子好仇家大人曰郭璞注爾雅多用魯詩釋詁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又御覽載郭注爾雅云山有蘄考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蘄是引魯詩也則仇匹注所引亦爲魯詩矣逑字惟毛本爲然鄭用左氏傳怨耦曰仇解之從三家詩也又案正義曰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是以求訓逑則孫本爾雅或作逑說文定部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耦曰逑是逑本訓斂聚以與仇同音借爲仇匹之仇故用又曰別爲一義也段氏懋堂說文注謂許所據左氏作逑非也許若據左氏爲說當引春秋傳曰不當但用又曰別之知左氏實作仇字無爲逑也民勞詩云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此與說文斂聚訓同正義曰逑合釋詁文然則釋詁仇逑二訓正釋關雎民勞兩詩仇合

之仇當以逑字爲正逑匹之逑當以仇字爲正孫本借逑爲仇匹今本竝逑合亦作仇均失之又兎罝詩好仇傳訓仇爲匹足證關雎之逑乃假借改從仇字爲正矣

召南

野有死麕二章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釋文屯聚也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喬樅謹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引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屯束字多假作純左氏傳執孫蒯于純留漢書地理志作屯留史記張儀傳當屯留之道亦卽純留也史漢竝作屯左傳作純是古文皆以純爲屯然則三家今文當作屯字毛無破字但通其訓詁而釋其義鄭　純是屯之假借

故讀如屯也

邶風

綠衣序箋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喬樅謹案鄭不從毛本綠衣者周官內司服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此詩箋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又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以喻妾上僭鄭意由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六服之制褘衣元撿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或云赤或云白褖衣黑無以綠爲衣者月令命婦官染采黑黃蒼赤無染綠之文不得有綠衣矣詩者咏歌宜

因其所有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緣衣以爲喻知當作褖衣也

又案故作褖褖字當爲緣之誤儀禮士喪禮褖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古文褖爲緣

鄭據禮古文如此故知此詩故作緣故古也褖乃今文不得謂故作褖也緣與緣形近而誤故曰轉作緣字之誤也周禮褖衣古文當爲緣亦誤作緣故鄭注內司服云緣字之誤也此詩正義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緣衣言色明其誤是亦緣轉作緣之證今本周禮皆作緣衣或唐石經所改歟

終風三章願言則悳傳悳跲也 釋文作欮也崔云毛訓走爲欮今俗人云欠欠欮欮是也今案悳傳訓爲跲其證也 箋云悳讀當爲不敢噫悳咳之悳今俗人悳云我古之遺語也喬樅謹案說文口部噫悟解气也詩曰願言則噫戚氏經義雜記云據崔說毛本訓走爲欮玉篇欮欠張口也與傳義合而願言則噫箋所改讀一爲口气一爲鼻气合兩爲一恐非叔重原書臧說非也玉篇口部噫噴鼻詩曰願言則噫鼻部鴩鼽二同都計切鼻噴气本作噫玉篇此語郎申說文悟解气之訓噫爲鼻噴气而字从口者口鼻气同出也惟口鼻之氣同出故說文但以悟解气渾言之若欠字則說文作欠直云張口气悟也二字訓有不同見噫之必爲口氣且以悳爲欠欮是內則噫欠複矣說文引詩兼用魯韓齊毛噫字下所引非毛詩本當爲三家詩之文鄭讀悳爲噫從三家爲訓也唐石經經傳皆作噫非毛本

舊文又案釋名釋姿容云噎寔也聲作寔而出也則寔噎本可相訓矣

雄雉首章自詒伊阻傳伊維也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正義曰箋以定二年左傳趙宣子曰自詒繄伊（舊爲伊）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繄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繄小明不易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繄可知喬樅謹案伊訓語助發聲繄訓是二訓不同然伊繄音同古多相假借用之左氏隱元年傳繄我獨無注語助也襄十四年傳繄伯父是賴注發聲也釋詁云伊維侯也是左傳借繄爲伊字宣二年傳引詩曰自詒繄感此詩之正字其詩中自詒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皆繄之假借字故鄭從左傳正文易之又周語云此一干四伯豈繄多寵注繄是也吳語曰君王之干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注繄是也此足證繄義本訓爲是矣

谷風三章湜湜其止箋云小渚曰沚經義雜記云今各本及注疏本皆作沚此因經誤作沚淺人於箋增小渚曰沚四字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詩曰湜湜其止白氏六帖卷七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毛詩校勘記云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如關雎怨耦曰仇之例關雎正義引此箋小渚曰沚安得以爲增乎段氏說文注云毛本作止箋乃作沚玉篇集韻類篇皆作止毛氏舊文也傳於蒹葭云小渚曰

泚於此無文可以證矣喬樅謹案箋云喻君子得新昏故謂
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泚然不動搖說文泚字从水止聲
有不動搖之義正義依鄭箋而申之曰雖爲君子所惡尚湜
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泚然不動搖益見鄭之從泚爲訓若
以箋本作止字則如止然不動搖之文爲不辭矣
北風首章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秦班固幽通賦曰承靈訓
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曰其虛其徐家大人曰班固撰白
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兼及韓詩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顏
注以爲齊詩又引陳風宛丘亦本齊詩固之從祖伯習齊詩
或傳其家學未可知也喬樅謹案班氏兼通三家則惠棟注
所引詩亦當爲三家詩文邪爲徐之假借故鄭據三家本易
之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知詩正文作徐矣又弟子
職云志無虛邪惠氏定宇云邪讀如徐虛徐狐疑也此與威
儀容止訓雖不同亦足證虛徐多假借邪字也又案史記歷
左傳文本歸餘於終是邪
又與餘通皆以音近故耳
靜女二章說懌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
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喬樅謹案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
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爲書說而陳釋之平子多用
魯詩然則此箋蓋用三家詩之說也說文言部說字下云說
釋也从言兌聲說釋二字即本此詩知三家有作說釋者矣
釋字古文與澤釋懌皆通用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農耕及
雪釋澤即釋也載芟其耕澤澤正義引舍人爾雅作釋釋史

記張儀傳醳之索隱曰醳古釋字又北海相景君碑農夫醳
耒釋作醳又書顧命王不懌釋文馬本作不釋注不釋疾不
解是懌釋一字古文相假借之證也且板詩辭之懌矣傳云
懌悅此詩無傳知毛意亦以懌爲釋之假借不然懌悅之訓
當於此詩傳發之矣

新臺二章籧篨不殄篓云殄當作腆腆善也正義曰殄與腆古
今字之異喬樅謹案毛詩皆古文古文殄爲腆之假借字篓
蓋改從今文也儀禮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鄭云腆善也古
文字皆作殄據此腆字古文作殄知此詩殄字亦爲腆之假
借三家詩皆今文字宜作腆故鄭從三家爲訓

鄘風

君子偕老三章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箋云展
衣字誤禮記作禮衣喬樅謹案說文衣部褻丹穀衣从衣亵
聲亵部云極巧視之也穀者細綃故褻衣字从衣亵聲玉篇
亦今作展然則褻字亦皆作展矣禮卽古袒字鄭風禮褐暴
虎傳禮褐肉袒又儀禮既夕云禮第注禮袒也禮第去席禮
記喪大記云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注禮袒也謂不障是
古文皆以禮爲袒今禮省作袒非正也說文禮褐作膻褐放
素問膻中謂气海禮褐皆爲解衣字當從衣作膻者或假借
耳禮衣字又褻之假借說文衣部有褻字無禮字知本字作
褻也鄭注內司服展衣云字當爲禮禮之言亶亶誠也賈疏
云鄭必讀從禮者禮字旁爲之有衣義爾雅展亶雖同訓

爲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貫行賤言禮字以亶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禮也斯不然矣說文尸部屣字从尸襄省聲本展轉字此詩卒章展如之人兮傳訓展爲信信卽誠也展與亶音近假借爲誠義襄衣字从衣荁聲正有衣義其作禮者亦以音近假借漢時襄衣字皆誤爲展無作襄者鄭以襄字人所不習故直從禮字爲訓耳

三章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喬樅謹案箋說出於韓詩釋文云韓詩作援援助也釋文本作取也盧氏召弓毛詩音義攷證許氏煩云取字乃助之譌引也其明驗矣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从女爰聲詩曰邦之媛兮是叔重媛字雖訓美女而仍以援爲義釋訓美女爲媛郭注云所以結好援此詩正義引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亦皆取義於援也

干旄三章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惠氏詩經古義云鄭氏攻工記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一舉而注地於楚高誘曰注屬又周禮瘍醫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禮記樂記封帝堯之後于祝注云祝或作鑄葢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喬樅謹案釋名釋言語云祝屬也以善惡之詞相屬著也則祝本亦訓屬古音祝屬同故可相假借亦可通其音義以爲訓詁也又以注訓屬以著訓注是爲展轉相詁矣

衞風

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稅禮春秋之稅讀皆宜同衣

服曰襚今俗語然喬樅謹案說當作襚與衣服曰襚兩襚字
宜爲稅各本皆作襚者以下禮春秋之襚句襚字亂之也說
文衣部襚字云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
稅字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从衣兌聲據許書則儀禮士喪禮
君使人襚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與春秋文九年經秦人
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送終者衣服也皆當讀爲稅其春秋
襄二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親襚定十年傳公三襚之禮記檀
弓遂以襚之此衣死人也士喪禮曰襚者入衣尸可證皆但
讀若遂聲古文襚亦假借爲稅故鄭此詩箋云禮春秋之襚
讀宜同稅也各本亂稅爲襚箋說遂不可解禮春秋之襚本
作襚字無煩改讀箋說不應云爾知作襚與曰襚之襚字皆
爲稅也漢書朱建傳廼奉百金稅顏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
曰稅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其字从衣又鮑宣傳稅以衣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今俗語然相證明矣此詩釋文說
稅字足與鄭箋衣服曰稅其字从衣皆與說文義同漢書多作
本或作稅稅字是也作說者緣說于桑田而誤耳檀弓小功
不稅注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廣韻稅字引禮注日月
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是稅字多通作稅喪服小記言稅
檀弓云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卽稅字
謂以衣服遺人也與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
車馬示民不敢專也義同史記朱建傳奉
百金稅稅字亦作稅是其證矣衣服曰稅本指贈喪衣服而
言亦得爲吉凶通稱者猶儀禮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玩好幣
帛皆謂

之贈而聘禮有君使卿贈諸儐送亦多曰贈　皆吉凶不嫌同辭也故當時言衣服通謂之稅焉又雜記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稅古通彼六服稼衣或稱稅衣亦可證衣服曰稅之爲通辭也段氏說文注謂稅字僅見漢書朱建傳葢祕之或字淺人所增非許本書所有殆亦偶失考證耳

垘六章隰則有泮傳泮陂也今本誤作波據正義當作陂　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正義曰隰者下隰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段氏說文注曰詩邶冰未泮傳云泮散也此假泮爲判也隰則有泮傳云泮陂也此假泮爲畔也喬樅謹案泮學宮名古與畔通毛本古文故畔作泮箋讀爲畔從今文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放散畔岸語本此詩知三家今文作畔矣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即用箋說又史晨孔廟奏銘飲酒畔宮則畔亦通用爲泮也

王風

揚之水首章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喬樅謹案此魯齊韓毛四家詩字之異同也其記已三者同爲語辭韓詩外傳引此詩作彼已之子則所謂或作已者當指韓詩矣表記引候人詩云彼記之子註不言其讀聲則魯齊詩葢有作記者矣又國語晉語引作彼已之子是記皆與已通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崧高箋迆讀如彼記之子之記是鄭讀已記聲同而其亦讀如已記聲毛氏本多古文其當爲已之假借左傳引此詩云彼已之子晏子春秋

亦云彼已之子韓詩外傳凡所引詩曰彼其之子皆作已字
史記匈奴傳彼已將帥裴駰引詩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
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各家所用亦多作已者可證
矣

鄭風

大叔于田二章叔善射忌傳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喬樅謹案此箋益申傳也毛訓忌爲辭是忌古文爲已之假
借宜改讀如已故箋正其讀與崧高箋辺讀如彼記之子之
記例同也

山有扶蘇二章山有橋松箋云槁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
臣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

老反枯槁也喬樅謹案王肅述毛以高詁橋是以橋爲喬之
假借鄭箋易毛以橋作槁是以橋爲槁之假借古高喬二字
音近義同故字之从高从喬者多相通用士昏禮記笄緇被
纁裏加于橋注云今文橋爲鎬莊子列禦寇篇槁項黃馘者
釋文槁項羸瘦皃槁本作矯矯字通橋庸史記作
矯庸矯飾荀子作橋飾其驗也
手首章子之堂兮箋云堂當爲棖惠氏詩經古義曰案論語申
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棠與堂同
之欲是堂本與棖通故讀爲棖喬樅謹案終南詩有紀有堂
白帖作有杞有棠此堂與棠通也釋名釋車云棠橖也此棠
與堂通也魯靈光殿枝橖作
橖與棖通也蓋堂棖古者音近故耳

出其東門二章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當
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喬樅謹案釋名
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人君所居人所聚會也華嚴經音
義引漢書音義云都城也然則都者葢城以外郭以內其中
之市里名也故都人士箋以城郭之域言之曲城卽郭也由
其中市里爲都故國城卽謂之都都亦可曰城者以都在曲
城之中言都明其爲城與下邑曰都者異也

齊風

盧令二章其人美且鬈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段氏詩經
小學曰按今本作權誤說文捲气勢也引國語有捲勇今齊
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

云從手作攏者古拳握字可知鄭箋從手非从木與捲勇拳
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
帥之攏勇善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攏同俗刻文選譌誤
不可讀喬樅謹案說文有捲字無攏字知攏卽捲之異體拳
字說文訓手捲勇字亦作拳假借也捲鬈皆从卷爲聲故又
叚鬈爲捲古文多取音同字借用之顴頰之顴經典借用權
字亦然

載驅二章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
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喬樅謹案爾雅釋言愷悌發也注
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葢魯詩說也釋文引韓詩說發
夕云發旦也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

連久處據焦氏說則是詩之豈弟葢與發夕同訓爲遲留之意鄭君讀豈弟爲闓闓用釋言及魯詩說訓爲急遽之意正義引爾雅注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是爾雅本不作愷悌故各家注皆以闓明訓之今爾雅注疏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乃後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經奪闓明之訓僅存發行之義遂與孔疏所引注文迥異且郭注所引詩乃證明釋言不宜用愷悌疑爾雅本爲闓闓發也魯詩亦爲齊子闓闓故引以相證漢書藝文志言魯最爲近之知魯詩文之舛譌者少也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凱澤漢書作昆蟲闓懌文選作昆蟲闓澤注皆訓爲樂讀闓爲凱縱謂此闓當訓爲開澤當訓爲明鄭注尚書洪範曰闓二云闓者色澤光明是闓與澤相通開明猶云發明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封禪文承上闓昧昭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向首向內也闓作凱者聲之近澤作懌者形之似闓澤二字卽本於詩然則釋言及魯詩或作闓澤未可知也又此箋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謂圛爲今文弟爲古文段氏懋堂辨今文是弟古文是圛列有八證見古文尚書撰異縱竊案闓圛轉作豈弟葢古文闓或省文卽用豈字圛或省文卽用睪字如能不我狎用甲如烏斯鞠用革勿予禍適用適之例睪篆文作睪弟古文作弟詩中多用豈弟二字如湛露青蠅卷阿數見之此齊子豈睪睪字與睪相似葛藟詩謂他人睪說文周人謂兄曰睪後人疑字

亦爲豈弟而聿誤作筆遂改爲弟字以同於他詩之豈弟因並洪範曰圛亦改之耳又凱字古皆作豈見說文凱澤字古皆作睪見荀子正論圛凱圛澤古皆通用故或以圛圛爲凱澤也班固典引紹天闡繹闡繹疑亦圛睪之誤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下云亞斯之代函光而未曜也孟堅葢多用魯詩　一曰弟睪古亦相通爾雅釋鳥鶨鴒鶨曹風正義引舍人曰鶨一名泠澤集韻鶨鳥名鶨鶵也鞮或从隹通作澤鴒鶨之鳥名鶨是弟與睪古通之驗又說文鶗鶨字同釋名釋親屬云姨弟也鄭注昜云自鼻曰洟自目曰涕釋名以鼽爲涕久不通王褒僮約云鼻涕長一尺是弟與夷古通之驗然則詩之圛圛與尚書之曰圛皆作弟者或是古文二字得相假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洟葢涕與弟通洟又與涕通歟存以俟攷

魏風

伐檀三章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疑當作餐上章不素餐兮相配故易之也又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之語釋文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玉篇亦曰飧水澆飯也列子說符云而下壺飧以餔之注飧水澆飯也漢書王莽傳爲設飧粥注曰飧古浪字然則飧本訓夕食其訓作以水澆飯者皆是浪之假借說文浪字云餐或从水從水者有以水澆飯之義古文卽假用餐飧

二字說文特偏舉耳公羊傳云趙盾方食魚飧證以左傳乃早朝之食非夕食也左傳趙盾以壺飧從禮記雜記云吾飧既非夕食則爲澆飯宜從飧字爲正鄭讀飧如魚飧之飧其以飧爲浪之假借歟

唐風

山有樞首章他人是愉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喬樅謹案漢書云它人是媮張平子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與石經魯詩合則魯詩作媮矣集韻愉或从女偷或從心知愉媮偷古皆通用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媮注云媮與愉同周禮大司徒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疏云愉苟且也蓋从偷爲訓國語周語云守固不偷猶此意也晉語令不偷矣偽案語法無私而民不愉注愉宜爲偷皆讀愉與偷同淮南說林云偷肥其體注云偷取也淮南道應又云偷者天下之盜也是則訓取之義矣

揚之水首章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正義曰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綃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喬樅謹案此箋從魯詩說也士昏禮姆宵衣注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爲襦因以爲名郊特牲黼丹朱中衣注云繡讀爲綃綃縮名詩云素衣朱綃御覽引毛詩義疏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說同惟特牲饋食禮主婦宵衣注云

宵綃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縞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釋文宵依字作綃然鄭於特牲宵衣不破爲綃者已見於士昏禮注可知猶此詩朱衣朱繡鄭亦不言繡字爲綃以既於首章傳破繡爲綃可知也但素衣朱綃魯詩之文則特牲注云詩有素衣朱宵者其爲齊韓之詩歟

秦風

蒹葭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說已見衞風雄雉篇

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箋云襗衣近汙垢喬樅謹案班固賓車騎北征頌云勞不御輿寒不施襗正用此詩固通魯齊韓之學知三家有作輿子同襗者故鄭據以改毛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袍襗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亦云褻衣袍襗也廣雅釋器云襗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襦襖也言溫煖也是襗亦取溫煖北征頌以寒不施襗與勞不御輿對文言其不敢安煖耳然則襗蓋若今襖之長者鄭云褻衣謂常用之便服且裏衣也故以近汙垢言之說文訓襗爲袴別爲一說正義引以證鄭未合

陳風

衡門首章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瘳飢喬樅謹案列女傳賢明云可以療飢劉向所用皆魯詩也韓詩外傳亦云可以療飢療即瘳之或字據說文可證然則魯韓詩本皆作瘳故鄭用其說箋毛釋文載沈重云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

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癆字當從疒下尞其說失之癆之爲言治也愈也从疒樂者人有疾則苦治愈則樂猶之有飢亦苦飢愈亦樂故云癆飢其作療者乃後人所改耳毛詩校勘記曰箋不云樂讀爲癆者以樂爲癆之假借而於訓詁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李注毛詩曰可以癆飢癆音義與療同然毛本作樂李引之作癆者蓋用鄭箋所改字也唐石經作可以癆飢亦然

澤陂首章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鄭皆以爾雅爲據與說文竝合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正合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惠氏詩經古義曰揚雄反離騷曰矜芰茄之緣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喬樅謹案此箋荷字當是茄字之誤鄭從三家之文自宜作茄不宜仍荷字而解爲芙蕖之莖正義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

二章有蒲與蓮箋云蓮當作蓮蓮芙蕖實也喬樅謹案御覽九百七十五引作有蒲與蓮爾雅釋草疏亦引澤陂曰有蒲與蓮蓮漣洧篇方秉蘭兮釋文引韓詩云蓮也焦氏里堂謂此當

爲有蒲與蘭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毛詩補疏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薛君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蘭爲秉蘭與毛不異然則韓詩特訓蘭爲蓮諸所引詩有蒲與蓮知爲魯齊詩文矣鄭君破蘭爲蓮蓋據三家以改毛也

曹風

鳲鳩二章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正義曰顧命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璂者以士之弁無玉璂之飾故知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喬樅謹案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疏云璂既爲玉又可爲結義得兩合耳任氏子田弁服釋例曰鄭於詩以璂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璂綦璂璂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綦之從絲璂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弁師注讀璂爲綦者蓋履下以絲貫約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以履綦之綦通璂之義則知璂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樅謂說文云璂弁飾往往置玉也璂或从基然則璂自是弁飾置玉之名弁師既云會五采玉璂璂之爲玉無煩申解東京賦玉笄綦會李善引鄭說綦謂結於皮弁縫中是璂之於會有結飾之義故鄭特明之讀璂如綦此箋改騏作璂則以璂爲弁飾之玉故云以玉爲之

三章箋云正是四國言任爲侯伯是所謂璊以玉爲之者明
諸侯皮弁有玉璊之飾正弁師注侯伯璊飾七子男璊飾五
玉用三采之謂但弁師注所引其弁伊基本三家詩之文此
箋不从作基者基璊雖相通用玉璊字宜作璊爲正璊从玉
下泉首章浸彼苞稂傳稂童粱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蒼之屬
喬樅謹案涼草之名不見他典鄭言蕭蒼之屬是其草當與
蕭蒼爲類涼字疑是蒿之誤爾雅釋草購蒿蔞注云蒿蔞蔞
蒿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漢廣言采其蔞釋文引馬
云蔞蒿也郭云似艾與正義所引草木疏說同楚詞吳酸蒿
蔞注蔞香草也蒿蔞得單稱爲蔞亦得單稱爲蒿類篇蒿下
云草名蒿蔞蒿也是也又蔞下云蒿類今攷說文艸部蒼蒿
屬蕭艾蒿也是蒿及蕭蒼皆爲蒿類而蒿與蕭又並似艾正
鄭所謂蕭蒼之屬蒿根聲近又蒿通作商見爾雅釋文　殷武商邑
翼翼齊韓並作京邑翼翼漢紀後漢書後魏書白帖所引可
證知此蒿字之作涼轉誤有由矣一說稂當爲萇子虛賦藏
萇蒹葭漢書音義云萇萇尾也顏注引郭璞云草中牛馬芻
史記索隱引郭璞云萇尾似茅爾雅孟浪尾注云似茅今人
亦以覆屋則狼尾卽萇尾也太平御覽引廣志云狼尾子可
作黍萇有覆屋供芻之用子又可作黍食故詩與蕭蒼並慨
其傷於下泉耳稂萇殊類羅願爾雅翼合以爲一物非是

豳風

七月首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喬樅謹案說文
饎从食喜聲饎或从米是饎與饙糦通用而此詩
喜字葢饎之假借耳烈祖詩大糦是承箋云糦黍稷也此糦
之義也周官饔人鄭眾云主炊官也此饙之義也爾雅釋訓
云饎酒食也此饎之義也方言自河以北趙魏之間謂氣熟
曰糦是糦饙得相通儀禮糦爨古文作糦今文作饎則饎通
糦之證矣周官饙人故書作饙今文作饎則饎通饙之證矣
禮記月令湛熾必潔呂覽作湛饎必潔則饎又可通熾矣饎
古文或假借喜字者正義引李巡曰人得酒食則喜歡是也
又爾雅饎字釋文載舍人本作喜舍人曰古曰喜則釋訓之
文亦有假借喜字者矣

東山二章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說見前
三章蒸在栗薪箋云栗析也言君子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
古者聲栗裂同也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作蓼薪與毛本亦
異然則鄭讀栗如裂葢本魯詩之說四月詩云冬日烈烈箋
云烈猶栗栗也栗栗二字亦據魯詩蔡邕九惟文冬日栗
栗邕用魯詩可證也箋所云古者栗烈聲同此亦其徵矣攷
工記云居幹之道菑栗不迾司農說菑栗讀如榛栗之栗菑
栗謂以鋸副析幹鄭謂栗讀如裂繻之裂疏以司農解栗亦
取破之義然則栗本可訓析鄭必讀如裂者恐人不明其義
故耳荀子禮論注云今秦俗猶以枇髮爲栗是亦析理其髮
之義也

狼跋首章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箋云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避此成功大美歸老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喬樅謹案古文遜遁遜讓字皆作孫春秋莊元年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注云孫猶遁也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范甯注云孫孫遁而去漢書禮樂志及五行志集注孫讀曰遜是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親屬云孫遜也遜遁而後生也則孫義本同遜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七終

仁和邵順純
桐城姚永槩校

毛詩鄭箋改字說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首章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置聲相近故誤爲示也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从寘也喬樅謹案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范甯穀梁宣二年傳注引云示于叢棘易釋文寘劉作示周禮朝士注引易曰示于叢棘釋文示本作寘今賈疏本作寘荀子大略示諸璞楝三月五月楊倞注示讀爲寘言寘諸隩楝或三月或五月也是示與寘古本通用之驗蓋

三家詩或有作寘者故讀從之又卷耳詩有寘彼周行之語知此示字亦當作寘也

二章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喬樅謹案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士昏禮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據此是古文以目視物與以物示人同作視字今文惟視瞻字作視其凡爲示人義者皆作示不作視故鄭君特明視示爲古今字之異也說文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見部視瞻也从見示聲眎古文視眡亦古文二義以視爲目視物以示爲示人物矣然視古文眎眡二形知古者瞻視字皆作眎眡周禮視並作眡可證而以視爲示人字示人者使人見之故字从見漢書猶多以視爲示則字作示者特俗所行耳

皇皇者華首章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眾行人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晉語姜氏引此詩云駪駪征夫每懷靡及以戒重耳縱欲懷安又引西方之書及鄭詩言懷者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

喬樅謹案皇華詩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毛傳云忠信爲周訪問于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及

成于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云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臧玉林氏申毛鄭之說曰蓋既得五者於忠信之人已又慎其事自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可知矣以已之忠信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六德以上臧氏說此其義亦既明矣說者乃謂周咨一義不宜分爲兩德毛傳當取懷和合周咨諏謀度詢而成六德箋之改和爲私是六德亾其一據王肅述毛以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不知王肅名曰述毛實與鄭爲難往往好自立異迳臆見以申傳說殊失毛旨其可深信乎經義雜記謂毛傳當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形近之譌然則每雖懷和乃肅改毛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以上臧氏說夫左傳明訓訪問于善爲咨國語明訓忠信爲周兩訓判然各別安在其爲一義也毛傳顯列周咨諏謀度詢爲六其與訓每懷懷和也文固異矣今欲於周咨諏謀度詢中奪其一德而取懷和以羼入之曰此毛意也豈其然乎且國語有懷和爲每懷之語韋昭說重之以六德猶不取懷和以備數據左氏所云五善咨諏度謀詢者而幷周爲六德之事春秋正義引孔晁國語注云既有

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亦皆不取懷和今反於毛傳忠
信爲周訪問于善爲咨二者擯其一於六德之外而强附之
以懷和何其見之違出韋孔下哉況如鄭所據國語當本作
懷私爲每懷故引以證傳之和字當爲私烝民詩每懷靡及
箋云懷私爲每懷皆引作私字益可見國語之不作懷和矣
其作和者乃因私和形近後人傳寫錯誤故韋昭注曰鄭後
司農云和當爲私此據箋所引以正國語誤字今縱使仍以
懷訓和則和亦不過訓詁之辭非詩之本有和字也其視周
咨諏謀度詢六者之確然依經立義蓋不可同日語矣西方
之書不云乎懷與安實疚大事懷其可以言德耶明知懷之
不可以言德遂乃舍經文而取訓詁之譌字以附會之其說

之乖亦足見矣

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
聲不柎同釋文柎亦作跗戴氏東原毛鄭詩攷正曰按鄂不
今字爲萼跗國語韡韋之跗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戕服
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今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之明
證程氏易疇通藝錄云不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柎曉人非
謂柎譌爲不而欲改其字也攷左氏傳曰三周華不注山酈
氏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說者以
爲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爾雅釋山曰再成英一成坯蓋亦
以華狀之坯卽不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華英在不上故山
再成者如鄂足之承華英也此皆不字見於經傳可攷者不

字象形一下U象鄂足著於枝莖三垂象其承華之鄂菶菶
也喬樅謹案程氏說不字甚精鄭君箋詩凡古今字異者多
從今字爲訓此漢人解經常例取其易曉如白茅純束從屯
訓邁蔭不殄從腆訓其之義也從檀訓不云自顚從濱訓之
類皆是不栭古今字故鄭但用今文爲訓也
采薇五章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戎役之所芘倚正義曰芘
倚謂依蔭也喬樅謹案腓芘古以音近假借芘卽庇字爾雅
釋言庇廕廕也舍人曰庇蔽也孫云庇覆之廕也桑柔箋人
庇廕其下者釋文本亦作芘雲漢箋我無所芘陰處釋文本
亦作庇庇又與毗通亦以音近釋詁毗劉曀樂也釋文載樊
光本作庇云庇廕也又攷工記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
云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讀爲庇庇謂覆幹也是古文芘
字多用音同假借之驗也
南有嘉魚之什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
田喬樅謹案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甫田
舊音浦今釋文本浦字作圃據注疏本作浦正之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正義曰鄭
惟以東有甫草爲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圃草亦是地名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
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據此則箋甫田之草也甫字當作圃
其引鄭有圃田文正以證此甫草乃圃田之草耳且釋文云
甫田舊音浦浦乃圃字之音益見舊本是作圃田之草也其詩

甫草釋文云鄭音補鄭下當有作圃二字疑是脫去毛詩稽古編曰案甫草韓詩作圃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詩咏圃草章懷注引韓詩東有圃草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直據此文解之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爲甫水尤足爲證家大人曰王逸楚詞章句引東有圃草白虎通引詩同此則魯詩亦作圃草歟

吉日三章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麎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喬樅謹案爾雅釋獸曰麋牡麐牝麎邢昺疏云其牝者名麎詩吉日云其麎孔有是也此詩正義云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經義雜記云案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麎本三家詩也段氏說文注曰案麎在漢時必讀與祁音同故鄭得定詩之祁爲麎字林麎讀上尸反徐音同沈市尸反皆本古說也樅又案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注引鄭司農曰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麎爾雅曰麋牝曰麎司農所引豵豝特肩慎名皆見詩當亦三家詩說肩卽豜字三家詩作肩然則麎三家詩或又有作慎者鄭讀慎爲麎於周官注發之讀祁爲麎於此詩箋發之蓋以祁慎皆爲麎之假借字也

鴻雁之什

祁父序箋祁圻畿同喬樅謹案春秋襄十六年左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注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

之圻父正作圻字周書曰若疇圻父知此詩圻父蓋古以音同通用也圻父主封畿之事本宜作畿古者圻畿同用周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逸周書職方曰方千里曰王圻可證祁父隸釋載高陽令楊著碑作頎甫顧千里云案潛夫論班祿篇云班祿頗而頎甫刺卽祈父也本皆譌爲傾甫賴不可讀矣樓謂潛夫論蓋用魯詩班祿篇云忽養賢而鹿鳴思以鹿鳴爲刺詩與史記及琴操合此魯詩也則下云背宗族而朱繁怨履稅畝而碩鼠作賦斂重而譚告通行人畏而綿蠻諷與此頎甫皆爲魯詩矣

白駒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說見前

黃鳥二章不可與明箋云明當作盟盟信也喬樓謹案釋名釋言語云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則盟本從明爲訓故古文卽以明字假借作盟史記夏本紀被明都漢書地理志作被盟豬此明盟通用之驗也

斯干首章無相猶矣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毛詩稽古編曰瘉乃訴病之義與好反一勸一戒相對取義猶瘉古音本同觀正月詩瘉與後口字協可見又瘉與媮偷鍮愉皆以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渝羭揄榆亦以俞得聲而夷由反益信瘉猶同音喬樓謹案角弓詩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彼詩亦一好一病相對取義正作瘉字知此詩當亦作瘉其作猶者以瘉猶音近而誤說文俞空中木爲舟也从亼从舟从水合三者兼形聲會意則俞當从舟爲聲故得與猶近左傳云簞門

圭竇之人禮記儒行曰篳門圭窬釋文云徐音豆萬石君傳
厠牏蘇林曰牏音投孟康曰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
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牏釋名釋衣服云齊人
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釋飲食云酯投也味相投成也此皆
俞與猶音同之證

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
謂已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
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惠氏詩經古義云
維天之命於穆不巳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巳孟仲
子曰於穆不似棟案說文以字从反巳漢書皆作巳與巳同
檀弓注云以巳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

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本皆作似喬樅謹案說文巳巳也四
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是古
人巳午之巳卽爲巳畢與巳止之巳無二字也又云巳用也
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廣雅釋草蘵起實產以
也王氏廣雅疏證竝以與慧苡同賈云意巳實卽此禹母吞薏苡生禹故夏姓姒又釋言巳似也以
似訓巳是古者巳似音同義同知孟仲子之不似卽不巳無
異義也毛傳引其說以解不巳可見矣又文心雕龍云子思
弟子於穆不祀攷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巳聲釋名云祀巳
也虞氏易祀事遄往注云舊作巳則巳祀通用不祀亦不巳
也此箋謂巳成其宮廟也者猶云畢成其妣祖之宮廟也下
文築室百堵箋云此築室者謂燕寢也正與記云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相合焦氏毛詩補疏譏正義不明已然之已卽已午之已乃謂廟當已地在已地續立其妣祖之廟其說甚迂然矣又案傳之訓似爲嗣者由良耜須以似以續皆訓爲嗣續之義與此詩字同而誤故鄭改正之

三章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嘽嘽覆也王氏經義述聞曰芋當讀爲宇鄭注大司徒媺宮室曰謂約稼攻堅風雨攸除各有宇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詞攸宇卽攸芋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喬樅謹案此箋讀芋爲嘽嘽與厵與宇同義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嘽也嘽覆也國語晉語注宇覆也太元元攡注云謂之爲宇如屋宇之所覆也則此箋之攸嘽與禮注之攸宇字異而義同矣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三章維周之氐傳氐本也箋云氐當作柢鍇之柢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柢鍇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柢鍇說文柢車鍇也則柢是鍇之別名耳以鍇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柢鍇也喬樅謹案潛夫論志姓氏篇引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厎字之從氐從至者多以音近相假文選七發注云底或爲厎之古字說文底碓止也此箋釋文云柢碓也柢底義同音同疑三家詩本作維周之底後人以底爲底之古字因改作底耳又爾雅釋木荎荎著舍人本荎作柢方言蝺場謂之坻或謂之垔皆從氐从至字通之驗此詩柢字古蓋通作柢師讀不同或但从

柢訓爲本與桎義異柢故書通用氐故毛直作氐字今說文桎下無車鍵也之訓疑佚之鍵鞏轄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車云轄害也車之禁害也鍵之訓禁害與桎之訓礙止者同義車之進退其要在鍵故桎鍵所以制車也

四章勿罔君子傳勿罔上而行也箋云勿當作末不問而察之則民末罔其上矣毛詩稽古編曰鄭破勿爲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比傳義爲徑捷小爾雅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也焦氏毛詩補疏曰按此末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大夫訓末昧也末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正月四章伊誰云憎箋云伊讀當爲繄繄猶是也說見前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南山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王伯厚詩攷曰漢書谷永傳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家大人曰詩緯多用齊詩說翼奉傳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詩緯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人進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雙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剝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

罔主異載震正義謂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剡爲其姓盧氏紹弓云按毛詩作豔魯詩作閻則作剡者齊詩汎歷樞王命一節爲之十歲與中候期十之世權在相亦合葢謂更十世而治亂一變也家大人又曰漢書古今人表下下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太宰家伯膳夫仲術內史掫子趣馬蹶師氏萬列幽王褒姒之後疑有舛誤不然則非齊魯說也人表史通以爲馬續撰續乃融兄隋志以爲曹大家撰喬樅謹案此詩謂爲刺厲王者魯詩說也而齊與魯合謂爲刺幽王者毛詩說也而韓與毛合正義謂韓詩十月之交以下四篇與毛詩次第同可見也

雨無正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孫毓云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箋皆謂厲王流於彘之後於義爲安家大人曰十月之交鄭說出於魯詩則雨無正以下三篇亦從魯詩爲說也

小旻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說見上

小旻五章民雖靡膴箋云膴法也詩經小學曰葢以爲模字假借喬樅謹案小爾雅廣詁云模法也模古作橅漢書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橅韋元成傳云其規橅可見字皆从無與管子形勢篇撫臣者謨亦從無皆古今字也橅膴音同故假借用之

小宛大夫刺幽舊誤作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說見上

谷風之什

蓼莪四章拊我畜我箋云畜起也詩經小學曰戴先生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易畜爲慉喬樅謹案慉畜古本通用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疏起蘊慉注云慉與畜同是其驗也

大東二章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穫下云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曰檴落釋木文某氏曰可作柽圈皮鞔繞物不解郭璞曰檴音鑊可爲柽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絇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柽器是也喬樅謹案說文椸榹木也以其皮裹松脂从木虖聲讀若華檴或从蒦椸檴古今字之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字作華師古曰華卽今樺皮貼弓者莊子華冠亦謂樺皮爲冠也段氏說文注以樺爲椸之俗字四章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毛詩稽古編曰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此詩傳寫之時昧者一槩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喬樅謹案釋名釋舩云舟言周流也是舟周義本相通故古字同用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春秋左傳申舟呂覽行論作申周華周說苑立節作華舟漢脩堯廟碑委曲舟市周作舟其證也說文求古文裘孟子樂正裘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詩羔裘序

釋文棗字或作朿其證也

四月首章六月徂暑傳徂往也箋徂猶始也詩經小學曰按鄭蓋易爲祖字爾雅祖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喬樅謹案徂祖二字音同故古文假徂爲祖祖飢又作阻飢亦音同也

鼓鐘三章其德不猶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正義曰猶瘉相近而誤說見斯干篇

甫田之什

甫田三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說見豳風七月篇

三章攘其左右箋云攘讀當爲饟饟饋也喬樅謹案正義引爾雅饟饋注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說文云周人謂餉曰饟鄭以攘爲饟之假借故易之古揖讓退讓字皆作攘又通爲攘竊之義此詩假攘爲饟者蓋以音同故也

大田首章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當爲菑栗之菑正義曰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詩經古義曰地理志云梁國菑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菑戴聲相近載與戴字本通春秋戴國本亦作載故隋置載州詩經小學曰按管子春有以剸耕夏有以剸耘剸菑同也喬樅謹案熾菑皆謂耕者以耜發地廣雅耡耕也耡與菑同攷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注菑謂輻入轂中者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此耜入地中謂之菑猶輻入轂中謂之菑也漢書溝洫志注菑亦面耳義與剸同

蒯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面地中爲剸周官大宰疏

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鄭君讀俶載爲熾菑當本魯齊詩說熾菑之云古有此語漢時猶然故方言載之耳

四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說見前

桑扈首章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智詩經小學曰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諝謂其有才智爲什長此箋亦讀爲諝諝說文諝知也易歸妹以須之須鄭亦讀爲諝喬樅謹案周官追脩字亦作胥經典須字又通用胥蓋古今字之異亦或假借用之也

鴛鴦三章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毛詩校勘記曰釋文摧下云劬也又劬也楚俱反是其本莝作劬與正義本不同考此傳當本云摧劬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所以申摧得訓爲劬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顧千里云案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挫今莝字也毛用古字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喬樅謹案傳當本云摧挫也劬也箋申傳曰挫今莝字也正義本誤傳之挫爲莝誤箋之挫爲摧釋文本脫傳挫也二字其摧下之采臥反乃挫字之音非摧音也說文挫摧也楚辭注摧挫也挫摧互訓故古文挫得假借摧字傳挫也之訓此釋摧爲挫之假借如薙雖卽今剃字也沛拔卽今跋字也遺失卽今佚字也之例劬也之訓此釋挫爲飢馬劬草古文卽以挫爲莝故毛又申之明此挫乃挫劬非挫折字也毛公詁訓之法時有之如翿

蘩也翳也又熠耀燁也燁熒火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之例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詩云莙之秣之傳曰莙芻也又十五引同改摧爲莙乃用鄭箋今字兩引傳皆曰芻也則毛傳之本有芻也此其確證矣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此詩皆作挫舊誤作秣之此用傳所訓挫字則毛傳之本作挫也又明甚矣說文繫傳引下章作秣之劉之攷莊子山木云廉則剉釋文本作挫漢書王莽傳集注挫讀曰剉挫剉字通亦足證後人有从傳作挫之秣之故或又通挫爲剉也釋文載韓詩云莙委也是韓詩作莙之秣之鄭所謂今字指三家文也

頍弁首章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詩經小學曰此三章實字皆當爲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讀實爲寔小星箋寔是也韓弈則先易其宁云實當爲寔而後云寔是也

賓之初筵二章賓載手仇箋云仇讀曰斟手挹酒喬樅謹案說文斟挹也張衡思元賦斟白水以爲漿廣雅釋詁曰斟抒也又曰斟酌也皆與挹義同儀禮士冠注云勺尊斗所以斟酒也鄭君蓋以手仇爲斟之假借故易之禮記釋文引何氏隱義云斟容四升則挹酒之器或亦可曰斟也

五章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慝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

喬樅謹案慝與忒古本通用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作民用僭慝可證然則式勿從謂故或作忒而忒字譌轉作式耳鄭君讀式爲慝三家詩蓋有作慝者歟

魚藻之什

角弓七章莫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經義雜記曰案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喬樅謹案韓詩其魚遺遺玉篇云遺遺魚行相隨遺遺卽韓詩之遺遺此遺隨義通之驗也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焉曰育遺遺或作隧此遺隧字通之驗也古音遺與隧同周官遺人劉昌宗音遂說文旞从从遂聲或从遺作旟釋名釋兵云全羽爲旟周官夏采以乘車建旟復于四郊旟古文爲旞之假借王氏經義述聞說集韻又以旟爲縌之或字皆音同故也然則此詩莫肯下遺荀子作莫肯下隧葢以音同通用而其訓皆爲隨義故鄭讀曰隨也

苑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詩經小學曰按檜風傳悼動也此云蹈動也則是一字箋申傳而非易傳也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四詩云上帝甚慆慆音義當亦同悼一切經音義五引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此並三家詩之異文悼蹈慆陶以音近古得相通鼓鐘詩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是妯音亦與悼近說文作憂心且怞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詩云憂心且陶是怞陶音皆與悼近也陶之訓爲變猶蹈之訓爲動人有憂傷悼病則心神變動字異而義同矣

二章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云瘵接也正義曰鄭讀爲交際之
際故言接也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四曰無自瘵焉韓本與毛
同則鄭讀瘵爲際當本齊魯之說易豐云天際翔也鄭本作
天際祥也注云際當爲瘵瘵病也然則瘵際古文有相假借
者矣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三章謂之尹吉箋云吉讀爲姞喬樅謹案晉語司空季
子曰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姞
其一也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是姞之義本
取於吉故古文卽以吉爲姞如鄭語妘姓鄫鄶路偪陽大戴
禮曰是爲云鄶人卽以云爲妘晉語言十二姓有依潛夫論
及虞翻說作衣皆與此同史記五帝本紀師古注引虞翻說云云又案箋云尹
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
氏之女言有禮法毛詩稽古編曰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
一倂其氏一倂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倂婦人必舉其姓未
有獨舉其氏者源意尹吉二字是嫥有指目之稱周之盛必
有姞姓之女嫁于尹氏而賢德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
云尹姞故時人謂之尹乃少皞氏之後已姓若述兩姓之女
則當云已吉矣其說甚泥樅謂古者有姓有氏姓姓者古聖
人吹律所定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姓者天子所賜之姓以
別子孫之所出也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
南氏姓也史記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禹爲夏

后而別氏姓姒氏陳杞世家曰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此言氏姓之明文黃帝至舜禹既爲同姓則若所云某人姓某氏者皆舉其氏姓而言也段氏懋堂云姓統於上氏別於下既別爲氏則爲之氏姓如鄭駁異義曰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爲氏姓之掛始商之姓子周之姓姬亦然然則單云姓者未始不爲氏姓單云氏者其後卽以爲姓古則然矣（以上段氏說）其有胙土命氏如禹之氏曰有夏四岳之氏曰有呂董父之氏曰豢龍此又天子所賜之號所謂聞其氏可知其德則與氏姓之爲某氏者有別矣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

僖姞儇依者皆謂天子所賜之氏姓也青陽與夷鼓同爲己
青陽生少昊其後子孫有已氏少昊次子生般封于尹城爲
尹氏此猶之炎帝居姜水因爲姜氏黃帝居姬水因爲姬氏
舜居姚墟因爲姚氏又居潙汭因爲嬀氏也已氏尹氏皆爲
少昊之後氏姓何得別尹曰氏別已曰姓乎尹姞既皆舉其
氏姓而言又何得以尹姞之倂爲一氏一姓文義不倫乎至
謂婦人必舉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此尤不然帝嚳次妃有
娀氏之女也商頌曰有娀方將傳云有娀契母此可爲詩倂
婦人獨舉其氏者明證矣大戴禮帝繫載黃帝以來至舜禹
所娶之女未有不舉其氏者況後人之所謂姓皆卽古之氏
姓大明詩曰摯仲氏任春秋書夫人稱子氏姜氏亦未始非

舉其氏也且諸侯有國卿大夫有族詩曰纘女維莘彼有國之諸侯故舉其國此尹姞爲周大夫之族故舉其族族卽氏姓之謂也竊以古之氏姓蓋爲宗法其有始生之姓者如史記言黃帝至舜禹皆同姓之姓猶所謂其祖之所自出也其有別爲氏姓者如炎帝姓姜黃帝姓姬之類猶所謂別子爲祖也其有承其所別之氏姓者如商姓子氏周姓姬氏之類猶所謂繼別爲宗也其有別氏姓之後又復各別爲氏姓者如陸終子爲八姓之類猶所謂繼禰爲小宗也至周人以三代以前所別之氏姓者則昏姻通焉其由周以來又各別爲氏者則昏姻不通大夫以相去遠近之故云爾

四章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韠厲也韠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裔揆謹案厲裂古者聲同假借用之魯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禮記祭法作厲山氏此以厲爲烈之假借也公羊莊二十年傳曰大瘠者何痬也諸書言札厲菑厲者皆以厲爲痬之假借也周官謂之厲禁注訓厲爲遮列說文迾遮也又以厲爲迾之假借也說文裂繒餘也鄭注內則云韠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絲有飾緣之則是韠裂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疏云言男女韠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韠裂者與祇云韠囊裂帛爲之飾又引詩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韠囊裂帛之飾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以證之言帛必分裂也揔謂裂是韠囊之飾而垂帶如之者案玉藻云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云辟讀如裨冕

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及末而已
帶之垂者以繒采爲之飾與鞶囊之緣以繒帛爲之飾者相
似彼鞶囊之飾謂之爲裂故垂帶之飾如鞶裂者得云如裂
也此都人士蒞周之士大夫當有繒采緣飾其帶之垂者故
曰垂帶如裂鄭注禮記引詩用三家三家詩而皆作如可知
其厲字疑卽裂之誤鄭上引春秋鞶裂下又引紀子帛名裂
繻則此詩云亦宜引垂帶如裂以證其說字不宜作厲也士
冠禮宵衣注引魯詩素衣朱綃以證宵讀爲綃與此同例
瓠葉首章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
之閒聲近斯喬樅謹案正義引服虔左傳注以于思爲白頭
皃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說文斯析也列子鮮而食
之鮮亦析也此假鮮爲斯字斯析音同故皆與鮮近禹貢析
支大戴禮作鮮支詩經古義云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本亦
作譱沈旋曰古斯字說文譱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與斯聲
近之證
漸漸之石二章維其卒矣傳卒竟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顛
之末也正義曰箋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厓巖郭璞云山峰巉
巖者箋謂山顛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喬樅謹
案十月之交詩山冢卒今本誤作崒辨見校勘記崩箋云卒者崔嵬也正
義曰釋山崒者厓巖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
異義實同也攷釋文崒舊子恤反徐子緩反鄭云崔嵬也宜
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是陸孔本各不同說者以此詩

箋云卒者崔嵬字但作卒十月詩亦不當作崒又漢書劉向傳引詩作卒崩可證然劉向所用爲魯詩三家未必皆同十月詩毛公無傳未可知其字之爲卒爲崒也此詩傳云卒竟則字本作卒鄭易之訓作崔嵬益以卒爲崒之假借是改讀也爾雅厜儀字亦作差峩皆以音近然則鄭君所見爾雅本或作崔嵬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八終

仁和邵晉涵
桐城姚永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九　南菁書院

毛詩鄭箋改字說三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大雅文王之什

綿五章縮版以載傳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正義曰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云繩束竹版謂之縮郭注曰縮者縛束之也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喬樅謹案繩乘音近義遠不見古文有通借者知爲聲誤以繩束物而遂謂約束爲繩猶以繩度木而遂謂準度爲繩繩猶度也見禮記以繩德厚注也又案今本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注云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與此傳及正義所引文異然正義云爾雅復

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則爾雅舊本葢作繩謂之縮縮縮之也故孔氏云然攷釋器篇如綬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縈謂之罿罿罭也罭謂之罕罕覆車也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多有此例又釋水篇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沈泉穴出穴出穴出也數語亦同此條當緣後人轉寫脫兩縮字無識者以繩謂之縮也文義不協妄於繩下增之字縮之下去也字而釋器原文遂不可復識所宜據毛傳及孔疏以訂正之也

思齊四章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瘕故云皆病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毛詩校勘記曰釋文云烈毛如字鄭作厲於假上用經字為訓下則改字以顯其為假借也喬樅謹案烈本與厲通魯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禮記祭法作厲山氏札瘕瘕疫字宜作瘕而書通作厲公羊傳作痢是字同也假瘕聲近左傳垂葭公羊作垂瑕傳瑕史記索隱作甫假漢碑遐邇皆作假爾詩假樂禮記作嘉樂春秋宋共公名固史記諸侯表作瑕其驗也隸釋載唐公房碑云厲蠱不遐葢本三家詩之文左傳曰疾如蠱說文蠱腹中蟲也南山經麗麂之水多沛育佩之無瘕疾注瘕蟲病則瘕與蠱音近義亦通矣

五章古之人無斁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

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釋文無數毛音亦厭也鄭作擇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箋不言字誤則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經義雜記曰毛詩本作擇此傳爲王肅妄作以與鄭相難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誤矣毛詩校勘記舊校曰攷此詩字自作數箋以數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字以顯之釋文所說是也孔氏不得其例喬樅謹案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箋所改毛如此類之未明言其讀者不勝枚舉安可盡拘釋文辨此傳爲王肅語而仍別爲毛作音則數字自必毛氏舊文如是特毛公無傳後人以王肅述毛語誤用爲傳故辨之耳

皇矣首章其政不獲箋云正長也釋文其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喬樅謹案政正古通用字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史記夏本紀云御非其馬之政墨子非鬼同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宋世家云殷有不治政不治四方是也古書多以政爲正字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故書正爲政杜子春云政當爲正左氏文六年傳弃時政也漢書律歷志云棄時正也昭十五年傳以爲大政五行志中云以爲大正此古文作政今文作正之驗潛夫論班祿篇引此詩亦作其政不獲與毛同然鄭君讀政爲正訓正爲長當三家有作其正不獲者故用其說如周官凌人之從子春改政爲正也

二章串夷載路傳串習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喬樅
謹案釋文串夷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曰毛讀
患爲串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
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據此則孔氏所據本正作患夷詩經
古義曰董仲舒云書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
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
作悁悁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毋通楊南仲訓爲毋與貫
同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謂崇貫封父皆
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綿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崇
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
貫無疑矣樅謂悁古之貫字毛皆古文則字當本作悁傳云

串習是以串爲今貫字故訓串爲習則毛本之不作患也明
甚不得謂毛讀患爲串也釋文載或云鄭音患是特音爲患
耳非鄭以詩本作患也謂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此孔氏之說
云爾箋意豈有是耶箋之易傳乃以串夷爲即混夷未始爲
串夷當爲患夷也陸孔本各不同而陸本每勝於孔此類是
已毛詩補疏云尚書大傳說文引詩作畔夷畔與串亦一聲
之轉

五章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
文韓詩云畔援武強也詩經小學曰玉篇詩云無然伴換伴
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韋昭曰叛換跋扈也魏都賦雲
徹叛換喬樅謹案韓詩字與毛同則玉篇所引無然伴換蓋

本魯齊詩以伴換爲畔扈解合鄭箋當是魯齊說如此故箋據以改毛韓訓武强意亦同也魏都賦作伴換叛正字伴畔皆假借字援換聲近古得通假

五章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喬樅謹案首章維彼四國箋以爲密阮徂共四國之君助紂謀度下云以按徂旅箋以爲徂國之兵眾皆與傳異訓正義曰王肅孔晁孫毓並云無此三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冲遠葢右鄭說毛詩補疏云尚書大傳文王三年伐邘三年伐密須疑邘卽是阮與徐廣言邘在野王者異地邘

之於阮猶迁之於遠說文邘鄭邑也春秋傳鄭無邘邑此邘葢卽鄗劉爲邘之邘邘與阮同音又通於邘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邘葢一物也樅案山井鼎攷文古本阮作邘是阮邘字同焦氏說然

生民之什

板七章价人惟藩傳价善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喬樅謹案釋文价鄭作介則此价甲也字當作介攷荀子君道篇詩曰介人惟藩宋本實作价字彊國篇今本仍作价人毛詩出於荀卿故字同作价說文价善也从人价聲詩曰价人惟藩玉篇价下引詩同此並从毛爲訓又釋文不言毛韓之異則韓詩亦作价可知爾雅釋詁注詩曰介人惟

藩景純多用魯詩第其所引乃證介善也之文雖字殊而訓
一非此箋所據漢書諸侯王表云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孟
堅閒採齊詩如地理志所載可證疑齊詩當亦作介箋所云
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蓋是齊詩說如此故鄭據以改
毛歟

蕩之什

抑四章用逿蠻方傳逿遠也箋云逿當作剔剔治也喬樅謹案
泮水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載韓詩云髢
髮除也說文辵部逿古逖字髟部髢髮也髦髮也獨刀部
不載剔字皇矣詩曰攘之剔之釋文字或作髮今箋於用逿
及狄彼字皆云當作剔者攷士喪禮特豚四髮去蹄注云今

文髮爲剔後漢書馮魴傳注剔聲類曰亦髮字段氏說文注
云髮髦義別音亦異皇矣剔字釋文云或作髮詩本作髦髮
者髦之譌毛詩音義云髮徒帝反劉昌宗吐厤反沈湯歷反
徒帝爲髮之反語吐歷湯歷則爲髦之反語詩音義之云劉
吐歷反卽少牢音義之云劉土歷反也俗人識髮而昧髦於
是禮之四髦髮髦字並譌作髮陸氏於髮髦未辨亦混爲一
字以上段說其析髮髦甚精髦本會意治髮引伸爲解剔糾剔之
義剔者今文髦者古文許氏不收剔字从古文也鄭君不廢
剔字用今文也剔音與逿近傳之糾剔字或假逿左傳糾逿王
鄉正街彈碑云糾剔王侁猶之錫與髦音近禮之髮髦字或假錫也儀禮士婦
被錫注被錫又周禮羞羊肆注肆讀爲髦肆髦亦聲近古文
讀爲髮髦

得相假借禮記郊特牲注云治肉曰肆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通俗文云去骨曰剔即治肉之義大元經夷陽氣傷鬄注云鬄除也與韓詩解同大元增往益來鬄注云鬄憂也竊謂此鬄對益而言亦當訓爲除憂義未允此箋訓剔爲治與除義相比蓋用韓說

桑柔四章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圉當作禦喬樅謹案烝民詩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彊圉蕩詩曾是彊禦漢書敘傳作曾是彊圉是圉禦字通管子輕重甲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注圉與禦同爾雅釋詁圉垂也舍人曰圉拒邊垂也是圉之訓垂義本取於拒邊此箋破圉爲禦正訓禦寇之事以

申毛說也

十四章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口拒人謂之赫喬樅謹案釋文赫毛許白反炙也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拒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定本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止我言傳意或然俗本誤也據此是陸本毛傳作赫炙也與定本同孔本毛傳作赫嚇也與定本異焦氏毛詩補疏曰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言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正義引王肅云云亦非毛義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縱謂赫之訓炙他無所徵赫嚇蓋古今字孔本似得之赫嚇也是毛以今文釋古文言此赫字即拒嚇義與芄蘭能不我甲韓詩作狎傳亦云狎也破斧四國是皇齊詩作匡傳亦云皇匡也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傳

亦云俱磬也例同赫字三家今文當作嚇箋所云以口拒人謂之嚇正據三家說以申毛也今本毛傳改從定本作赫炙

也非是玉篇嚇下云以口拒人謂之嚇訓與箋合一切經音義凡三引詩云反予來嚇箋曰距人謂之嚇經注並作嚇字此則依傳箋說以引詩者耳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涼信也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喬樅謹案大明詩曰涼彼武王釋文引韓詩作亮是毛本涼字卽亮之假借此詩職涼與下涼曰三家今文蓋亦作諒箋云涼信也直據其說易傳而未改其字猶大明傳之卽訓涼爲佐也柏舟詩不諒人只御覽四百三十九作不涼人只足見諒涼字多通假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喬樅謹案說文云克象屋下刻木之形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又云勒刻也刻識之也克字義取於刻故古文刻識字卽作克鄭作刻者用今文耳後漢書第五倫傳云臣嘗刻著五臟注云刻著五臟謂銘之於心也以刻爲識義漢人猶習用之

三章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喬樅謹案北門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韓詩作謯彼詩推字今文爲謯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是從今文謯字爲訓類篇謯責也當出於三家詩說知此箋破摧爲嗺亦據今文以摧爲嗺之假借故易毛也毛詩稽古編曰箋云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如箋說則經文于

字當讀爲吁

七章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人人賙給之權救其

急喬樅謹案周禮鄉師賙萬民之艱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

急之周段氏周禮漢讀攷曰說文無賙字許意蓋亦謂周是

賙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賙是正字鄭君則取从貝

周爲說所謂就其字之聲類攷訓詁揆祕邃也以上段說一切經

音義八周窮下云古文賙同謂以財物與人曰賙詩曰靡人

不賙救也將救其急也字林賙贍也彼所引詩正作賙字當

是據韓詩文此箋讀周爲賙亦以申毛非易毛也

崧高五章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

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迾从辵从斤从辵今作迾音記

字譌作近喬樅謹案釋文近音記是陸本當作迾字說文迾

讀與記同玉篇迾今作記此陸氏音義所據今釋文迾亦作

近後人傳寫誤耳正義申毛云以命往之國不得與之相近

故轉近爲己則當時正義本已誤作近冲遠不知攷正疏矣

詩經小學曰此詩借近爲己傳以己訓迾猶淇奧借簣爲積

傳以積訓簣板借王爲往傳以往訓王箋又从而申明其說

耳己記忌其近字同

蒸民六章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喬樅謹案釋文我

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是毛詩本作我義圖之箋則破

義爲儀以儀訓匹此易毛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

爲儀故易以匹是正義本亦作義字今皆作儀唐石經改之

耳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字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書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制之禮儀知此詩義卽古文儀字表記引此詩作我儀圖之注訓儀爲匹鄭君爲記注時用三家詩又知今文字皆作儀所云儀匹據三家說也

韓奕首章虔共爾位傳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正義曰共具釋詁文彼惟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箋以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易傳也喬樅謹案恭說文从心共聲故古文卽假共爲恭字詩小明靖共爾位巧言匪其止共韓詩外傳四引竝作

恭漢書恭字多作共集注皆云共讀曰恭是共爲恭之古字釋名釋言語云恭拱也自拱持也彼以拱持詮共是恭拱義通則毛讀共爲拱鄭讀共爲恭意義實同周書謚法執事堅固曰恭知傳虔固共執之訓正依恭義鄭言古之恭字或作共明共卽恭字申毛非易毛也

六章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閒實寔同聲寔是也喬樅謹案觀禮曰伯父實來注云今文實作寔據此是實者古文寔者今文也春秋桓六年云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左氏傳則作實來亦古今文之異詩小星寔命不猶釋文引韓詩作實燕燕實勞我心釋文本亦作寔是由聲同古人多相通借釋

詁云實是也晉語咨于故實故事之是者則實寔義亦通故頴弁箋直云實是也而不改字此破實爲寔明三家皆作寔故耳

江漢四章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旬當作營女勤勞于經營四方喬樅謹案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句者攷信南山釋文韓詩作晌晌原隰鄭所引作營營者當是魯齊之詩彼晌當字同故此旬字亦得與營通又虞氏易象上傳不可營以祿注云坤爲營鄭云今書作旬而虞氏本亦作營是即引說卦坤爲均語也鄭云旬爲營其亦三家之異文歟

常武首章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喬樅謹案周禮夏官序官注引是詩作既儆既戒此三家詩也儆警字同箋蓋以三家釋毛周書謚法夙夜警戒曰敬釋名釋言語云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敬警義通

三章徐方繹騷傳繹陳箋云繹當作驛徐國傳驛之人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喬樅謹案載芟驛驛其達釋文云爾雅作繹繹坰以車繹繹釋文云崔本作驛驛文選楊雄甘泉宮賦望通天之繹繹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繹繹盛貌此爲閟宮寢廟繹繹章句知者以周禮隸僕注引寢廟繹繹鄭君注禮時用今文韓詩也此並繹驛字通之驗鄭君蓋本三家詩說改毛也

四章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喬樅謹案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古書

屯作臀則殿音當讀如臀左傳齊侯伐衞兵陳有肢有胠有大殿注以肢胠爲左右翼然則師後爲殿猶之人後爲臀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注敦猶殿是敦屯字通漢書禮樂志車千乘敦昆裔師古曰敦讀曰屯又楊雄傳甘泉宮賦敦萬騎于中營兮師古曰敦讀曰屯李善注文選此篇曰敦與屯同離騷屯余車其千乘兮張衡思元賦屯騎羅而星布宇並作屯然則作敦者假借字也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兵而守曰屯史記傅靳劓成傳集解引同此箋破敦作屯葢以屯古人多良敦字爲之

召旻四章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皃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草不潰茂與毛字同惟漢書班固幽通賦柯葉彙而靈茂彙茂語本此詩孟堅兼用三家則潰茂字齊魯詩作彙可知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弁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葢以音近假借又爾雅樸樕者謂釋文引舍人本謂作彙李巡孫炎並同舍人云樸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如竹箭曰枹竹箭下有一讀二字是衍文樕樸傳樸樕木謂山木茂盛箋云相樸屬而生也正義引釋木云樸樕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是以樸枹互訓二字同義竊謂爾雅樸樕者彙是言草木叢生其枝莖相攢迫者謂之彙彙訓爲茂皃與下文樸樕心是言草木初生其短小未成就者謂之心心訓爲小皃樸樕心說从王氏爾雅述聞文例同也舊說或以上句槻梧與樸樕者彙合讀或以彙字與下句槻采薪合讀並非是彙之訓茂此其顯證彙字說文本从糸胃省聲或从虫作蝟故又得通假作謂字也

六章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釋文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喬樅謹案說文顰水厓人所賓附也顰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凡顰之屬皆从顰據說文則毛詩字當作顰水厓之訓即本傳語然云人所賓附是仍以濱詁顰又云顰蹙不前而止此原古人制顰字本意漢人習用濱字而顰字省文作頻用爲急數義桑柔傳頻急也是已劉向列女傳八引此詩作不云自濱向用魯詩是今文但作自濱故鄭讀從之又采蘋南澗之濱北山率土之濱毛已作濱字訓厓也此箋易顰爲濱亦以申明傳說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九終

仁和邵順鎮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十

南菁書院

毛詩鄭箋改字說四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頌清廟之什

昊天有成命章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喬樅謹案此傳用釋詁非用外傳也若用外傳文箋不得云字誤何者外傳下文又曰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是外傳釋肆字直以純固爲義韋昭注熙廣也引鄭後司農云廣當爲光虞亦如之於肆固也不用鄭說亦以鄭之箋毛與外傳訓異有不可强

合者又賈誼新書載叔向言昊天有成命詩云云與外傳亦異當本魯詩說光廣固故並聲同其致誤有由然古人光廣固故字亦通用大戴禮三本篇積厚者流澤光荀子禮論作積厚者流澤廣堯典光被四表他書所引亦作廣被四表是光與廣通魯語咨于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作咨于固實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作故天縱之將聖是固與故通今鄭云字之誤者恐人述毛執熙廣肆固之訓同於外傳而遂取外傳文釋詩致失毛意故特明其爲字之誤六藝論云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是也

思文章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正義曰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爲粒喬樅謹案粒字說文从米立聲故古文即以立字假用周禮鄉師以泣匠師注故書泣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泣小宗伯掌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據彼古者立位同字又得假立爲泣則知此詩立字古文亦當爲粒之假借以顯意言后稷播穀育民及來牟降祥事也

臣工之什

有瞽章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鞉之屬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喬樅謹案周禮大師令奏鼓棘注鄭司農云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爲導導引之引元謂鼓棘猶言擊棘詩云

應棟縣鼓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棟縣鼓據禮
注所引三家詩皆作棟則知毛之作田由於聲轉字誤而然
又郭注爾雅釋樂云詩曰應棟縣鼓與鄭所引同說文棟擊
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東聲此箋正義曰棟字以東爲聲聲既
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章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箋讀佛爲輔
弼之弼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詩曰弗時仔肩是韓詩字作
弗也盧氏紹弓摭校三家詩攷曰據宋本說苑君道篇引詩
云弗時仔肩劉向用魯詩然則魯詩亦作弗也易頤云拂經
于匕頤釋文引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攷說文弼輔也弗古

文弼弼字古文亦从弗故弗義得訓爲輔然則此弗時仔肩
之弗三家當作輔弼解箋之以輔詮佛即從三家弗字爲訓
載芟章俶載南畝箋云俶載當作熾菑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
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說見前
魯頌
泮水三章屈此羣醜傳屈收箋云屈治正義曰屈治釋詁文彼
屈作掘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臧氏在東曰據正義說知
某氏引詩作掘此羣醜蓋所引者是韓魯詩喬樅謹案釋文
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是韓詩字作屈與毛同某
氏所引詩當爲魯齊之異文荀子宥坐篇其洗洗乎不淈盡
似道注掘讀爲屈是屈掘古通故此箋據魯齊詩易傳也淈

得爲治者淈亂義同古多以亂爲治故淈亦訓作治又古與汨滑字並通釋詁郭注淈書序作汨音同耳此指汨作序也史記樗里子傳正義滑讀爲淈楚詞天問不任汨鴻注汨治也莊子繕性滑欲於俗思釋文崔云滑治也是其驗矣

六章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鬄舊作剔鬄謂鬄除也剔字卽鬄之省文箋依三家改毛餘說見大雅抑篇

六章烝烝皇皇傳皇皇美也箋云皇皇當作眶眶眶猶往往也喬樅謹案鄭君破皇從眶亦據三家詩以上句狄彼東南箋从三家改狄作剔剔治也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烝烝眶眶卽承剔彼東南而言故解爲進往之義與毛訓異爾雅釋詁眶眶皇皇並訓爲美皇皇之見詩者多眶眶字除此詩別無所見訓雖不同而其卽爲此詩之烝烝眶眶無疑也楚茨先祖是皇箋云皇皇眶也信南山先祖是皇箋云皇之言往也禮記少儀齊齊皇皇注皇讀爲歸往之往是皇眶往三字聲同義得相通

泮水七章戎車孔博箋云博當作傅甚傳緻者言安利也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傳音附正義曰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喬樅謹案傳博俱從尃聲又形相似易致傳寫之譌王肅述毛仍用博字意主異鄭耳此言戎車孔傳與小雅車攻言我車既攻同義廣雅釋詁攻傳並訓爲治車攻傳云攻堅也鴛羽傳云盬不攻緻也攻字訓治得有堅義足驗傳之訓治亦得有堅義也鄭以傳

爲傳緻政謂戎車治之甚堅故能安穩而調利耳

閟宮七章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喬樅謹案常嘗音同通用禮記馬不常秣釋文本或作嘗爾雅祠烝嘗論釋文字亦作常其驗也常又與堂棠古並通用呂覽常之巫管子作堂巫史記索隱引作棠巫可證今攷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公羊傳曰棠者魯濟上之邑也左傳杜註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正義曰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樂安博昌縣入海按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樂安博昌齊竟內也棠在高平方與故爲魯濟上之邑齊語桓公反魯侵地常潛管子作堂潛棠堂蓋一地即此詩常邑又隱三年公及戎盟於唐杜註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與五年註棠地同顧復初春秋大事表以唐與棠古通方輿紀要于魚臺縣武唐亭下並列二年五年傳合爲一地然則唐亦即常也莊卅一年築臺於薛杜註云魯地毛詩稽古編謂與薛國是異地同名箋引孟嘗君事無涉然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杜註云魯國薛邑則知築臺之薛本與薛國接境故因以薛名之猶許爲魯朝宿邑亦以近許國而得名耳元和郡縣圖志魯城在許今魚臺縣與滕縣連壤薛城在縣南四十里即許田

六國時常或復入齊屬薛故田文食邑於薛而號孟嘗君箋引此正以徵常之近薛何謂其無涉耶稽古編又載或說引齊語常潛事而疑常爲齊侵齊在魯北常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不符不知隱公與戎會潛盟唐戎在今曹州府曹縣故戎城潛當在兗州府西南境亦豈在魯北而爲齊侵哉且魯以南滕滕南爲薛常在薛旁地當近南爲魯南鄙無疑也

商頌

那章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置植字同故置讀爲植經義雜記曰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鏞鼓然則讀置爲植當本韓魯論語植其杖而芸石經殘本作置其杖喬樅謹案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干儺置鼓置亦當讀爲植與此頌同呂覽愼小置表於南門之外太元元瑩云植表施景是古者置字皆通爲植義

烈祖章資我思成箋云資讀如往來之來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喬樅謹案資來聲同古通用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資孝孫少牢饋食禮尸命祝嘏于主人辭曰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是知楚茨之資卽少牢之來也鄭注儀禮讀來曰釐釐者來之今字思文頌曰貽我來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往來之來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可證矣爾雅勞來强事也釋文本又作賚漢修堯廟碑爲黎元來

福來即賚也是賚來古通之驗此詩賚字爲來之假借故箋讀如往來之來

元鳥序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異宜當爲祫也喬樅謹案周頌清廟我將並爲祀文王之詩然序於清廟云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我將云祀文王於明堂未始不明其作頌之由而此元鳥與殷武一言祀高宗也不應漫無分別如是祀字爲祫之誤無疑又三家詩互有異同或此頌三家說實爲祫高宗故箋據之改毛歟

元鳥章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喬樅謹案生民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从略之又下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肇字之當作兆此其證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說文作垗引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段氏說文注云今周禮作兆許作垗蓋故書今書之不同也以上段說尚書大傳兆有十二州鄭云兆爲塋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古文堯典作肇祀禮垗者兆之古文作肇者古文之假借字

元鳥章景員維河傳員均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段氏懋堂云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也淺人改

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失之萬里
喬樅謹案段說是也毛詩卽古文而作員字是員者古文云
者今文何反謂古文作云耶曰員古文云者明今文爲云耳
作字衍無疑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秦誓若弗員來
衞包改爲云來然下文雖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師古引作
員曰員與云同知尙書云皆作員字正義曰轉河爲何者以
頍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不得爲水傍河也樅謂
廣雅釋水云河何也是河何義通水經河水注引春秋說題
辭河之言荷也荷與何同童子逢盛碑無可柰河吳仲山碑
感痛柰河皆假河爲何字
長發章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喬樅謹

案毛公訓隕爲均與元鳥傳員均也義同是以幅隕之隕假
借爲員字員圓古通方圓孟子書皆作方圓其證也攷工記
取諸圜也注鄭司農云故書圜或作員當爲圜此箋作圓釋
文爲作圜文選西京賦注引字書圜亦圓字也是圜圓字古
並作員段氏說文圓字注云長發傳隕均也渾圓則無不均
之處箋破隕爲圓申毛非易毛也
長發章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經義
雜記曰案大戴禮記將軍文子篇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
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寵者則改寵爲寵與大戴禮合
也喬樅謹案蓼蕭傳龍寵也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公賦蓼蕭
叔孫昭子曰寵光之不宣焦氏易林曰蓼蕭露濃君子寵光

易林多韓詩說然則毛詩龍字固寵之假借據彼詩龍字三家作寵知此頌鄭君讀龍爲寵亦從三家今文也

殷武章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取松栢易直者斲於椹上以爲桷與眾楹釋文虔爾雅作椹正義曰椹謂之椹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美質也以其方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詩經小學曰案爾雅椹謂之椹釋文本亦作虔然則爾雅本有止作虔者喬樅謹案虔椹古今字之異說文木部不載椹字知古文即以虔爲椹字釋宮之椹亦作虔是古爾雅爲虔今文始以椹字易虔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十終

仁和　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